

淮南子

冊六



淮南子卷十八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所爲行知所之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之前而不輦錯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天下而不窳是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蟻蠹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

煙焚

突竈突也

達吉按突隙當作突隙

突字異

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

蹟蹟也

達

蛭

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

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劇

也

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帝時醫

夫禍之

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

與其知規慮揣度

高下也

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

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

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歸師於邲邲河雍地也

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

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

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名醜荆人

鬼好事也越人穢穢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

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

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

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

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屈也威服四方

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

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

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

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

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寶之木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

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霸天下張武智伯臣也禽于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

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

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也陽虎季氏之臣

魯國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

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陽虎將舉劍

而伯頤伯道也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

曰天下探之不窮深不窮言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

逐揚劍提戈而走持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出之

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

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

罪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此所

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何謂欲利之

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厲公也

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

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

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

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人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

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

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

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

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



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  
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  
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  
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  
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  
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  
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  
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  
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  
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

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

一覺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

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功

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

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

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

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

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

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

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

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

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

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

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

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

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

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

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五品不慎

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妻之辨

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

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

足故三后之後

謂夏殷周

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

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

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

名趙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蔡

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

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

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

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

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

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

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

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

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

福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居數月其馬將

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

大出

丁壯者引弦而戰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

近塞之人

達吉按太

塞上之人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

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

陽離

或曰高陽離宋大夫

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

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

高陽離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高而後壯貌

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

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

賓客

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魏趙韓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

害子入

亦無害子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

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

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

不厭忠信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君子二字

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

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

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

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

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

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

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

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

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

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

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

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

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

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

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  
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  
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  
作子能變道則可  
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  
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  
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  
括箭也操兵弩而  
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  
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

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

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

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

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

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

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

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  
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

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

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

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曰凡

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

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

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達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

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

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

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短發

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

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達吉按太平御覽

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

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成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

張武晉人

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

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

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

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

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

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

達吉按太平御

覽作脩德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

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

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

勿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

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

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  
 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  
 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  
 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  
 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  
 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  
 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  
 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  
 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  
 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  
 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



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

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

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

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

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

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

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

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扇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

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

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

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

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

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

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

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

玄珠使離朱捷剝索之離朱明目捷剝疾利搏善而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

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忘

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

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

也唐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

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

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

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齊

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也

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

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

夫大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

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

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禱于襄公之廟舞

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入角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

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

家駒子家駒魯大夫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孟氏

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

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

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達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

也本作定定題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

也之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

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

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

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

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蟲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

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

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

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鰲負羈止之

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

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

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

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

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

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

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

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

而用箠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

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

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

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

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

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篋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攬攬六翮之末也

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也翱翔乎忽荒

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達吉按各本皆作析惕雖有勁弩

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

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

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

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

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

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

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夫

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

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  
隱士

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

拖奪

盜

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  
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  
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  
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  
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  
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  
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  
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  
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  
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



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

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也楊翁子秦將蒙恬

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

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青雀圓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

將睢秦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領罽城在

南接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

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

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

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

吁宋西嘔越人譯吁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

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

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於箕會以箕病者不得養

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

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

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

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達吉按太平

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鷄嬰

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

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

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

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達吉曰

按太平御覽作曼折曜

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

說之

馬者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

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

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

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

路陽局

延路陽局鄙歌曲也按太平御覽作延路

達吉

非歌者拙也聽

者異也故交畫不暢

暢申也

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

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

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

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

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

王孫厲謂楚莊王

王孫厲楚臣也

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

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

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

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申菽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

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

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

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

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

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讓國遂專政齊

伐燕大敗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

之噲死也別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

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

用之則為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

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侍宮人宦盲者得鏡則以蓋

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

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

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

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

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

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

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

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

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圍皆與伉禮然不終

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欂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

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

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

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

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

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

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文

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

日文王之葬以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

下樾下衆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

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

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

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達吉按太



平御覽決作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是莊王知其可以

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

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楚國知其

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

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

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

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

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

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

王囚之衛君衛侯輒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

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

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

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  
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  
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  
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  
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  
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  
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  
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  
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  
著龜兆以爲著龜以卜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  
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  
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

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

宣子諫

公宣子魯大夫

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

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

昭而右穆

昭穆先君之宗廟

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

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

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

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

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

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

柰何有人無柰何

言物皆不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

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

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

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

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

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

樂陳酒積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搆博似非游

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文達吉樓上博者射朋張中

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諸本皆無之而

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

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

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

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

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

伯公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

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楫之固大斗斛以

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

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

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

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

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

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

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踣足

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慙於骨髓慙痛

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

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

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

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

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

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

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

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搏必先

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使狐瞋目植睹植睹狂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

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偽詐以相

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

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

為不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問之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

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謂聖五人可

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虵之肉

達吉按

覽蟻引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害患也

達吉按

於

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溼

肥瘠高下

相視也燥乾也瘠堉高陵也下隰也

嘗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壽此為神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沃民故曰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

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放謹兜於崇山竄三

苗於三危苗放棄也謹兜堯之裔也崇山南極之山三

子窮奇緇雲氏之裔一曰放三苗國於三危也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

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範曰鯀則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

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禹沐浴霽雨櫛扶風

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霽雨櫛扶風

力天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

為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沐浴霽雨櫛

引無浴梳二字御覽決江疏河決言決疏道東注于海



故言 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

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也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

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達吉按鱗一本作鱗字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棓木平治水士定千八百

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

棓石棓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

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致聰明寬猶富也

野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

孤孀寡婦也維家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

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

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

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達吉按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其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達吉按太平

事內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

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為水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於陽盱

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聖人憂民

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

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

之齊等也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一人為一人聰明而不足

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

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

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以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

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

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和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

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之後四岳

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之後四岳

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

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

伐紂成王封百里奚轉鸞百里奚虞臣自賣於秦

之於齊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于糾不死于糾

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于糾不死于糾

伯也而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

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

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

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

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

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

淮南子卷十九 三 中華書局聚

甚矣也甚重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脚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

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

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

加功謂是蘆是藁聽

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

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

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

得容者

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

伐自矜大其善

功立而名弗

有

不名有

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

熯汴

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

可以火不

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

道故謂之有為也

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用輻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

吾所謂為之

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

聖人

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也殊異也體行其所由異路

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

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自魯

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

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曰臣聞大王舉兵

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

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

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王曰必不得

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

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

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

入入猶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

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

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

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

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

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

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

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使干

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

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

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

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

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木闔門

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今歸謂歸于存國也

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

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謂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

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

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

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

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為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

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

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

制翹舉也 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

咋齧也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 掩以衡

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

弗敢違戾 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

之所為也馬聾蟲也無知 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

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

義帽憑盈滿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

文王也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沈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

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

藐是其類也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



按文選注引許春注云陽  
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  
卷腩哆噉籛蔎戚施雖粉

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也  
氣讀權衡之權急

皆醜貌嫫母也  
讀大口之咳噉讀楚蔎氏之蔎籛蔎偃也戚施也  
皆醜貌嫫母也

化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  
諭導也

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

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

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

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

也  
躋躋楚人謂躋也言以飽而非學故謂之惑也  
今有

良馬不待策鋏而行駑馬雖兩鋏之不能進為此不

用策鋏而御則愚矣  
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箠得  
夫

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

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

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衆多江

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胡

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駭性皆戾惡理不通達似胡人

緩氣言之者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鈔鈔亦以多利者在舌頭乃得

善言者謂之鈔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

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

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鬣鬣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

合而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言

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言

仁無倦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

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

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

以養人故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禮紂之

曰大仁也故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虐三分天下而有二

受命而王故曰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

百姓所親也故曰皋陶馬喙是謂至信皆若馬口出言

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城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

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

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處士江聲

之乃堯時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

賢之難近明聖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之才

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

屨水也也屨履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也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

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

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

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按施摩微細察見夫學亦

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過以非也知

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衆凡何以知其然

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

之文脩飾之巧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蔡

之幼女衛之稚質徒蔡國今南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

捆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如捆叩椽纂織組邪文

言其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

國之不能及也二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

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

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也肆極也歧讀車歧繞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

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同一人亦避害就利然其

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也勢力無稟受於外

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

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

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埜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籟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兔有

芄苻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景以

蔽日蔽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

人生於辟陋之國

辟遠陋也

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

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

謂先古

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

專室小室也

使其性雖不愚然

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

容成黃帝臣造作曆

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胡曹為衣

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儀

狄作酒

見世本

奚仲為車

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

此六人者皆

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

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

達通也

遂為

天下備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

猶見

知也言人各有其所不通

萬物至眾而不足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室

以後無六子之賢

賢才也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

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

通

施設續猶傳也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已止

今夫盲者

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

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

蔑蒙言其疾也徽讀維車之維攬讀屈直使未嘗鼓

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朱離

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

曰敬砥厲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磴諸之功磴

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木直中繩揉以為

輪其曲中規規員之廉一曰濫也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

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也雲蒸風行在

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

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

以逍遙仿伴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

世不羣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

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

講論辯別然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

否自娛樂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

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極也立是廢非明示

後人是善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如此者

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

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夫瘠

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之心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者

饒也饒逸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

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

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師所以勵節亢

務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取法則

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

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躄跋涉山川冒蒙荆棘

淬浴敕猶箸也矯履跋涉不從蹊遂曰百舍重跣

跋涉故觸犯荆棘南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跣

不敢休息胼足胠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字伯陽楚

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精神曉冷

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

鈍聞條達曉明冷猶了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

故以七如饗太牢三牲具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日為極達猶通也察分秋豪明察稱譽葉語至

施延達略天地略猶數也察分秋豪明察稱譽葉語至

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吳與楚戰昭王戰于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

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

淮南子卷十九

十中華書局聚

成得臣子王之孫疆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日發

石也春秋傳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挾弓也戰而身死卒勝民

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

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申包胥

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

卒如功也一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

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

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

包胥如秦乞師故曰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裹

也一曰囊跣走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

履也不蹊遂曰跋涉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蹠達膝曾

深谿大壑游渡自犯觸觸津關則踐躡蒙

楚至秦所經由也犯觸觸津關則踐躡蒙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籠言非人所由僵蹠足達穿也鶴跣而不食晝吟

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籠之山一曰葛藁所蒙

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鶴跣而不食晝吟

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

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稀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

以次至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遠在于昭王越百姓離

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

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

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

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法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

人情一也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

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

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

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

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

立而不墮之名武中寧國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是也

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也強力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

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也烈業侯王懈惰後世無名猶世

身也璞洞林以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詩云我馬唯騏六

轡如絲六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諮

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往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

至乃聖人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喻

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常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

名耀眩也名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狀遜欺也世俗之

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

後能入說能說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

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

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

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

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

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

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知音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

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為惠王相莊

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

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昔者謝子見

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

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惠王因藏怒而

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非其說異也所

以聽者易也易革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聽也以甘為

苦非味之過過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

羹也而甘之請也猶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

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姑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

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警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也諸衆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

棄之故未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

始知音也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

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言中心能

明實是者則貴之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

貴之耳言遠古之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

者亦有不一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得美

王之璞于荆山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則其右  
足及文王卽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  
曰先王輕于刑足而重剖石遂爲剖  
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  
今劍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

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  
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鉞讀

豐年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

之稔豐年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

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

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山伐

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  
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  
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

於驂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

號鐘高脇濫音不和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

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和頌攷古

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

目辨辨別清濁之於耳聽濁清商也衆人則不然然如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

無所歸心顏目不識父之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

能知之知獨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下和書

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名

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墨之名

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

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

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

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



物言反 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

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

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

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

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上諭

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

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宜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

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

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

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

也是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

也之是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

紈筭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

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冶由笑

目流眇治由笑巧笑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

牙出馱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馱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馱馱頰邊

之婦人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

馱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今以中人之才蒙

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脾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者鄭袖楚懷王之

幸姬善鄭重攻舞因名鄭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地扶

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舞平解扶

擬象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曲身若秋葯被風白葯

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葯被風白葯

芷香草也被髮若結旌舒也復騁馳若驚騁馳言其達

吉按太平御覽驚作驚御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

木也句枉曲枝也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

龍夭矯燕枝拘言其纒蘊若蟠龍燕枝拘援豐條舞扶

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蒙踊躍

捷言大極其體如龍蒙踊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

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夫鼓舞者

非柔縱言非其人自弱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

能自有力也眇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使之久浸漬漸于

勁靡教化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

長之砥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

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也櫨屋益

也 榭 柎 豫 章 之 生 也 七 年 而 後 知 故 可 以 為 棺 舟 猶 知

其大 夫 事 有 易 成 者 名 小 難 成 者 功 大 君 子 脩 美 雖

未 有 利 福 將 在 後 至 也 美善 故 詩 云 日 就 月 將 學 有 緝

熙 於 光 明 此 之 謂 也 以說在上章也

# 淮南子卷十九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  
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曠未

集而魚已噉矣

魚潛居知雨也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

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

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唵者也故一

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

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

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

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

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

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

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

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

精稜氣之侵人者也

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

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

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

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

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

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

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

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

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

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

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

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  
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  
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  
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  
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  
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  
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  
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  
氣蒸生蠨蝥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  
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屬也乳



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

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

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

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

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

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

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

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

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

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

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

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

得長者而辨白不戴負辨白髮頭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

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

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

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

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

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  
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  
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窳木而爲舟  
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  
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  
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  
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  
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  
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  
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

旅以習用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旅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

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府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

以調陰陽之氣以

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

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  
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  
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  
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  
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  
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  
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  
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  
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

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

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為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

也絲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

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

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

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

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

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

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

鮮橋之具生肉為乾肉為鮮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

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

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

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  
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  
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  
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  
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  
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  
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  
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  
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  
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  
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御覽無同字温惠柔良者詩  
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

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淫

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

法拘也禮之失伎禮尊卑尊卑不御覽伎作亂春秋

之失訾春秋人之過絕不避王人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

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

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

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也帶不

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

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

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

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



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春秋大之取其不

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

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隱惡吸

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

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

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

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

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

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

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

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

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

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  
 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  
 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  
 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  
 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  
 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  
 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  
 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  
 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  
 簡閱絲數米則煩  
 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  
 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萁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

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詔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書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皇帝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

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

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

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

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大行雄雞夜鳴

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

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

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

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

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青苔水

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

若

茨其所決而高之

茨積土填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

而流也衰下雖有腐髓流漸弗能汙也也腐髓骨也漸水

平御覽漸作澌澌字為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

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

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

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

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

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

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

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

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

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  
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  
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  
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  
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瓌  
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  
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  
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  
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  
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  
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  
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

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  
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  
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  
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  
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  
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  
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  
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  
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  
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



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  
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  
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  
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  
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  
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  
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  
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  
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  
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

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

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

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南子靈公夫人也彌子瑕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

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

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

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

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

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

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

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

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

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

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

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

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

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

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

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

水土億有餘萬御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御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

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御達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上紂有南面之名

而無一人之德御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

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

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

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

笏而朝天下百姓謏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

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

鐘楚為九龍之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鐘為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

龍之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

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

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

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

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

子比弃疾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

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

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

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

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鄠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

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故

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  
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  
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  
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  
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  
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  
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  
見日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  
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  
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  
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  
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



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  
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  
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  
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  
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  
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  
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  
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  
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  
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  
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  
望遠近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

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  
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  
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  
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  
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  
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  
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  
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  
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  
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  
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

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

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

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

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

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驗之術韓非

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

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

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

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

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

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

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

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山水之謳謳歌曲聞者莫不

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謔於易

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南水也燕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

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

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和

五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

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

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

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

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

淮南子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涓為平公鼓朝調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涓所為紂作朝調北鄙之音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以問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

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

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

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

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

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

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減羣臣之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使以銜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

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

軍之所捷而子

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桓公重耳奔

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

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

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畏福之為

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

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

原蠶一歲再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

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

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

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

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

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

也五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

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

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

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

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

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

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

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

淮南子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萬物象太一之容

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

測窈冥之深以

翔虛無之軫

軫道也

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

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

矣欲一言而寤

寤

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

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

內洽五藏

洽潤

瀦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

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

耦近也

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

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

羸

羸繞匝也

一本達吉按坪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

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

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神之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

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人一月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

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

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發號施令以時

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

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

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橋取也橋掇掇拾也浸想

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

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

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

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

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

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

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

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

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

也流通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

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

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

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  
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  
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  
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  
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  
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  
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  
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  
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  
間繚繚也攖楔吮齶之郄也攖飾也揆塞也接徑直施  
施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  
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晚兼稽時勢  
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

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

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

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

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

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

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窳窳穿鑿百事之

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

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也而

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北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

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樹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

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



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  
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  
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  
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  
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  
以自幾也幾庶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  
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  
館清平之靈館舍也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也以與天  
和相嬰薄嬰繞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  
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

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

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在景星月

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

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

鴻烈之泰族也鴻天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者所以

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

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

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

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

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

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  
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  
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  
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  
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  
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  
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  
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  
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  
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  
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

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

為之六十四變

卦八八變為六十四義示其象

周室增以六爻

周室

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逐萬物之祖也夫五

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

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

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

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

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

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

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

洮汰潤也

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

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

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捍

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

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挾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泐

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

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

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

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纍以為天下去

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

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

薄賦薄少也躬擐甲冑擐貫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

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

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

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

夾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襍襁之中未

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

之監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

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

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

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

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蘖垂以為民先達吉按太平御

覽是此誤也垂作畚插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入海也

作達吉按太平御覽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辟五湖

而使水辟入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排去也濡不

給挖挖拭也死陵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

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

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

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

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

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

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

也御覽作達吉按太平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

鳴也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一朝用三

千鐘贛鐘十斛也贛賜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

左右二入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

諸侯谿異谷别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

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怙恃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

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

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

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

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

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



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

與扈冶

儲與猶攝業也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為

皆精搖靡之

棄其眇挈

楚人謂澤濁為眇挈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

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